

巾 幗 英 雄^{*}

（一九一四年十月）

寂寂荒郊，茫茫旷野。时则晨星隐隐，晓雾沉沉。几处烟云，一湾流水。凉风吹帽，细雨沾衣。茹茵碧草，回旋路左。一似狼野犬，狂吠道旁。遥望一带丛林，尽是苍苍古柏，间有桃杏数株，亦已凋零殆尽。四围丘墓，杳无人烟。当此时际，远远有一少年，踽踽长堤，一青衣女子及龙钟苍头，负一巨簾随其后。其行趑趄不前，眉宇间一似重有忧者。平原十里，一望无垠，行行重行行，烟雨迷茫，不知去路。视少年如堕愁海中，一步一蹶，情状甚形狼狈。老苍头则屡屡向少年曰：“有老奴在，当无虑彼等之蹑踪而来也。”然彼之为是言，实藉以稍宽其少主人之心耳，乌有本领拒强暴之侵也耶！设贼果至，则彼亦当作鼠窜，焉

* 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所撰写的一篇短篇小说，以“飞飞”署名连续发表在一九一四年十月和一九一五年四月出版的南开学校《敬业》学报第一、二期上。

足以救其少主人哉！无何，青衣女子亦曰：“此处四无人烟，设有意外，有妾在可保无虞，前去清镇不及四里矣。”少年闻言，胆略壮，不若老奴言时，无所动于衷者。努力前行，未几，仍不能保其静穆之心，突现惶遽之色。时而进行，时而却走，东顾西瞻，若惟恐人之追其后而迫其前。伊何人？伊何人？观其所携之巨簏，察其面上之颜色，因知其为出游在外，而作归家之鸟，且在夜中必曾受大惊恐者。老苍头其仆也，然此青衣女子果何人乎？兄妹耶？夫妇耶？设果兄妹也，何其性情之迥不相若耶？一壮一怯，各异其趣。然则夫妇矣，书生无胆，少女多能，胭脂虎又岂甘雌伏哉？况观其行，察其言，似又非夫妇也。此中闷葫芦，殊令人难测。读者诸君猜之，果何人欤？果何人欤？余庸当叙此一段光怪陆离不可思议之事迹，以为诸君告也。

彼衣青衣者，固娟娟一好女子也。姓洪，小字飞影。喜衣青，故其母戏呼之为青儿。家人习以为常，咸呼之曰青儿云。不束足，不曳裙，而作男子装。天生丽质，着是乃益增其明媚，见者咸啧啧道好姑。顾年已逾催花风信，犹未作出谷流莺。吾华俗尚早婚，闻之必当咄咄，至在欧西，则无足怪矣。青儿既长大，不字是必有故，然非一言所可罄，数语所能明，盍先述其幼时之历史焉。

青儿本家大江之北，淮阴旧址^①。因逼近徐属，俗尚强悍，故父习武，略工拳术，具好身手，往来山东一带，作保镖生涯。能黑夜以镖着人，百步内无不命中，声震齐鲁间。绿林豪杰，咸震慑其名，相戒不敢犯，群呼之为洪老虎焉。凡货物、舟车之上，插有洪氏旗者，所过之州邑，辄秋毫无犯。顾洪为人，慷慨好义，性和顺，嫉恶济贫，有古大侠风。是以，上自王公大人，下至屠狗乞丐之徒，罔不与交纳而相过从。洪氏亦恂恂如儒者，以相接待，虽老虎其名，而实慈善其心也。青儿既生长名门，自幼有殊力，绰然有乃父风，所谓虎父无犬子也。女有叔一兄一，膂力乃逊女一筹，叔侄均习其父技，独女能尽父所长。年才及笄而技已成矣。父母因积劳故，相继逝世。女失怙恃，遂依叔婶兄嫂居。叔兄时虐待之，而青儿则未尝有愠色。

呜呼！人种相衍，非一例有遗传之性，同胞骨肉，每各赋一天，如洪氏兄弟叔侄者可以证矣。青儿叔名直，兄名湖，赋性暴虐，非洪氏肖子也。父兄在日，即无甚表见，然犹慑其威，不敢公然作不道之行，惟暗中假老虎之名，以敲诈人耳。女父既逝，遂肆厥强暴，武断乡曲。青儿本其父一片侠烈心肠，见其叔兄所为，颇不直之，常苦口劝谏，奈春风过耳，言之益足

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作“趾”，当是排印之误。

招恨，固无丝毫得力处也。

洪氏家本素封，当女父在世时，以年老罢业，不复再作齐鲁之行，返居故乡。郡中人亦以其德高望重，名冠全邑，凡有疑难事，咸就决焉。洪亦不辞登门者，必为之论是非、断曲直，总期和平公正，了结而后已。故乡人德之甚，而洪氏之名益高，不类昔日之为保镖^①生涯也。迨其既死，直、湖袭其余荫，亦得列入缙绅之林，与官吏通款曲，鱼肉人民，一反其父兄所为。专假排解之名，行渔利之实，劣迹秽史，实罄竹难书焉。

会邻居有张姓女，由其戚某作媒，适河西某家某氏子，固作笔耕生涯者，为文殊不恶。嗣家穷命蹇，就试不能得主考欢，辄落孙山。屡困闱场，郁郁含恨而亡。张姓女骤失所天，痛不欲生，思以身殉。而夫家防慰备至，不获遂其所欲。加以堂上舅姑，亦俱白首，虽膝下无人，承宗鲜嗣，然一念二老，固不忍弃而弗顾，以逞一时之愚也。

青儿幼与邻居某姬常相过从，花前月下，谈笑甚洽，至是亦深为惋^②惜，时来劝勉，冀不作轻生之举。张姓女既内受家庭之安慰，外得友朋之劝藉，尽心事翁姑，理家事，以意度之，当可相安无事矣。

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作“标”，当为刊印之误。

②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作“腕”，当是刊印之误。

乃天下事失意者恒属八九。其父本无耻，以婿之既死，思移女节，已可得采聘资，故屡来讽女，示改蘸意，戚某亦从中播弄，以图一时口欲之私。父也天只！不谅人只！女既慑于专制威焰之下，惟有忍气吞声，徒呼负负，抵死不肯变其初志而已。抗之愈甚，迫之亦愈急。虽堂上之双亲，足以萦其怀，然外潮之袭入，讵能令其独活哉。于是张姓女，乃不得不一死了此孽债矣。

夜气深深，萤火灿灿。星辉庭院，风动帘栊。孤灯一盏，更报三声。当是时也，有只影印于碧纱窗下，摇摇不定，作悬空舞。果何人欤，长夜不眠，作此惊人之举动耶？未几，鸦声四噪，红日东升，天空云霓，扫散一空，而斯室中人，哭声大作，张姓女自缢死矣。魂归已杳，返春无方，合宅悲痛，自不待言。况其翁姑已届耳顺之年，风中之烛，朝不保夕，受此巨惊，晨昏谁侍，焉能不悲且愁乎！

夫张姓女之死，其恶父之过，非翁家之罪也。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人尽知之，固难隐讳。乃张某贪鄙无厌，以钱山既倒，欲望难填，百计寻思，卒得一诬诈之术。挟来亲家，以伊女之自裁系由翁姑所逼，百般咆哮，欲赴官鸣冤，恐吓某氏夫妇，而醉翁之意故不在是也。乃某氏夫妇未察其旨，以曲在彼，不在我，卒然与之赴衙起诉。县官以张某无凭，且其女之

死，验之实系自主。置之不为理，并治以诬诈之罪。张某欲望未填，反遭申斥，势成骑虎，心实不甘。乃改变贪心，转含恶意，思倾其家以为快。然身无势倚，径鲜终南，筹画终日，实无术以陷之。不觉气稍为之一沮，斯事乃延搁数日，未能一结束也。

某日清晨，晷日方升之际，青儿家中忽来一不速之客，为寻女之叔兄者。熟视之，方知为邻舍张某。乃告知兄叔，二人出接，深骇其来之出乎意外。急询之，张某啜嚅其语，欲言者再，卒腴颜述其来意，盖欲乞直、湖二人，于县令前说项，反前已定之案，而治某氏夫妇以害媳之罪，则已可掩其前丑，并泄胸中之积怨也。二人初未允其请，后经张某之肆意逢迎，巧言如簧，遂许为其斡旋，庶藉此从中渔利，以饱私囊也。

嗟呼！世俗浇漓，江河日下，钻营狗苟之徒，贪赃枉法之官，肆其所为，恬^①不为耻。在朝者既导之于上，在野者乃效之于下，相沿成风。于是一般王公大臣取之于各省督抚，各省督抚乃剥之于各州县。彼州县也，本出身寒贱，废尽金钱之所有，博充吮痔^②之特职，心力交瘁，笑脸向人，始获得高车驷马，握领权要，握一郡之生命，系万民之企翘，乌得不刮地皮，饱私囊，以筹^③

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为“恬”，当是刊印之误。

②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为“痔”，当是刊印之误。

③ 此字疑当作“酬”。

夙昔之愿，而偿旧时之失。况上级官吏，又从而剥夺之哉！然而小民苦矣，一草一木，一丝一缕，何莫非吾民血汗之所集耶？官小者不足责，吾窃怪身居显要者，黄金万镒，惟恐不足，卖官售爵，犹惧不丰，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只顾一己之肥，未思天下因之瘦也。沿习相传，至今而盛。一知事动辄以千金谋之而勿悔，道尹、巡按，且加数倍焉。试问：以斯种混沌官吏理民事，则民生之憔悴，民智之闭塞，民德之弱薄，彼乌能一一及之，兴利除弊，为民谋幸福哉？间有一二贤良大吏，独行其是，不为潮流所牵，溥利于民，然曲高^①寡和，反为众所不耻^②，肆行排挤，在位不久，必挂冠求去。于是善者竟为众所交摘，而滑者反得相安。求利之徒，焉肯抛已得之富贵，而结恶于上峰，以博人民之称颂哉！吁！滚滚政潮，茫茫宦海，举世无非彦伦之流，假终南而捷径，何处觅靖节之俦，去彭泽以表志，然则贪也，婪也，几成为作宦之不二法门矣，又何足深怪哉。女之叔兄既许张姓以通款曲于县令，未几，某氏夫妇果下狱矣，张某且候审矣。满城风雨，骤变景象，人言啧啧，咸诧县尊之忽何变局，颠倒黑白如是，而不知黑幕中乃有直、湖叔侄为之斡旋也。青天无眼，宵小横行，

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作“商”，当为刊误。

②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如此，疑此处有误。

县尊受贿，狱遂反坐。可怜张姓女之翁姑，受惊担忧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丧子、丧媳，复丧家。天下伤心事正多，老夫妇在狱中，亦已吓得九死一生。怨天尤人，一肠冤气，苦无处诉，惟有向黑甜乡里，黄泉路中，告已死之子媳，稍觉宽其心怀耳。某家本无他人，且鲜亲朋。此事发生后，即有能为之证明辩护者，亦咸畏张某之恶焰，畏首畏尾，莫敢出发。老夫妇口才素拙，辩亦无效，县令既偏向张某，非徒以口舌之争所可了事者。而老夫妇乃性成固执，有头可断、身不可屈之势，提审数次，迄无定局焉。朔风凜凜，寒气逼人，蚕室幽幽，光无一线，以垂老之年，朝不保夕，夫妇呻吟于一室中，亦云苦矣，况又为柔弱无能之人乎！二人相守，作楚囚之对泣，叹曰：“天^①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回忆昔时，融乐家庭，一齐化为乌有。俗云，‘人到犯法身无主，圜圉尤比地狱苦’。彼时闻之，如春风之过耳，初未留意，不谓今日天外飞来奇祸，竟亲尝况味。茫茫世界，谁是怜我等之人。吾恐酷比苍鹰，威同乳虎之狱吏，无钱以止彼欲望，其种种私刑，正方兴未艾。然则吾等其无噍类！”言罢，沉沉睡去，深尝狱中夜凉滋味矣。未几，窗棂洞开，一黑影悄然而入，直奔其榻前；锁声钉铛，唤醒二人之大梦。睡眼朦胧，见面前

① “天”后有一“不”字，《敬业》原文如此，疑刊印误增。

立一人，不辨谁何，细语二人曰：“随我出此荆棘之狱，而登极乐之区。”言已，即曳之而起，手中持一刀，雪光灿烂，遇门上锁，辄以是当之，无不立断。迭迭重关，逃出樊笼之鸟，昏昏狱吏，仍在黑甜之乡。而此老夫妇彳亍前行，已届通衢大道，复视此救彼之恩人义士，忽不翼而飞，无寻踪之处矣。二人相视无言，悔不先询伊人以名姓也。虽再生之德，心志弗忘，而结草之报，何由识魏颗之面哉。况前途荆棘，何处寻投奔之所，来日大难，实无地以容此身。二人相商久之，决然潜行出城，暂栖一宿，再觅桃源以避秦也。

沦落天涯，凄凉客况；鸡声茅店，人迹板桥。时道旁旅舍，忽启柴扉，有二老人面现灰白色，仓皇出门，直奔长堤而去。是际满天星斗，犹时露其光辉，闾市人民，未醒黄梁^①之梦。咄嗟谁欤？苍苍白发，踟躅风霜之中，而为此破晓之行哉。斯非他，即张氏之翁姑也。盖彼老夫妇，夜来既被一素不相识之人所拯救，出之狱中，于是急投逆旅，权且遮身。所幸主人诚厚，不加盘诘，允留深夜之客。翁媪于患难中，邂逅此贤人，得免忧苦，亦云幸矣。

翁有甥曰梁孟楼，广陵产也。父业鹾，财雄一方。母性和煦，翁之同胞妹也。孟楼具有夙慧，丰姿秀美，颖悟异常。年稍长，父延名宿教之读，琅琅上

^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为“梁”，当为刊印之误。

口，过目不忘；银蟾窥窗，铜壶漏永，犹闻若读书声，朗朗如出金石。其父恒笑与人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驹也。”特神清骨瘦，弱不胜衣，每出，大有玉树临风之概。年十三即以第一人隶童子军；次年举科试，又以第一人食廩饩。于是梁生名噪乡里，咸争以女妻之。

风云不测，萱草遽摧。某岁广陵大疫，生母骤赴召瑶池，而生姻事遂因之中搁。迨三年服满，生思赴南都乡试，一片雄心，满拟驰骋文场，与群英角逐，得赋鹿鸣而归。乃昊天不吊，梁父复中传染，亦竟驾鹤西游。时生年仅十七，风树兴悲，蓼莪增痛，萱荫残凋椿又谢，乌私未报枉呼天，命之不犹，曷胜浩叹！

生父既丧，家政益无人料理。生又不知算子纵横，终日埋首于书城笔阵中，以早登蟾宫，光耀门楣为希望。家人生产事，悉以委之老仆贾某，已素不过问焉。贾某性鄙，知生阅历浅，以为年少易与耳，时剥蚀其款，攘归已有。群奴见主少可欺，亦不复受约束，终日喧嚣，所惧者惟贾某一人。盖彼等之进退，固系斯人之手，少主人反无丝毫裁判权焉。主少国疑，辅弼非人，国未有不亡者。家犹国也，今梁氏家况如是，乌有不败且覆者哉。翁媪，生之舅妯也，以家政所托非人，性又疏懒，音书久已断绝，舅氏破家之惨，彼固罔闻知焉。外间即有传说，贾某亦密不以告，盖恐其动哀怜之念，而迎养于家。外戚将主家

政，于家奴固大不利也。而翁媪偏不解世故，竟冒冒然来矣。翁媪此策，乃夜来筹思再四，仅此一门戚串，稍有一线生机。故天色甫曙，即离旅馆，向长堤，思买舟江干，远遁之扬，少缓恐为逻缉者见也。

隋炀堤畔，秋水悠悠，一叶扁舟，渡头停泊。一女子蹁跹舱中，整理器具，时而以布浸水，拭濯船板，时而以绳系帆，预备张篷。其一种雍容态度，似为航业中之老手，以待旅客之赐顾者。未几，忽闻岸上呼曰：“舟子，舟子，余有急事将往广陵，但能得汝舟速驶，值弗计也。”女急扶入舟中，翁媪问曰：

“此舟中仅汝一弱女子，庸有济乎？”女曰：“吾随父母习操舟已久，父母亡，即承其业，往来淮扬有年矣，无他虑。”语次一篙点水，双桨^①催波，拍拍有声，载孤帆远影，遥向天际而逝。行可里许，鸥程转向下游，女乃张以布帆，速率渐加。风势益猛，帆饱舟稳，女乃自握舵，翁媪则危坐舱中，心少慰。然一念及如狼之差役，设蹊踪而来，余等必无幸，仍未能尽展其愁眉也。而风长十里，欸^②乃一声如弩箭离弦，瞬息之间，已不知飞渡几重烟水，似未觉其中载越狱而逃之人也。次日夜半，广陵城外，野寺钟鸣，客船已到。翁媪乃相将登岸，方欲呼此女郎，付以船值，

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作“浆”，当为刊误。

② 《敬业》原文作“款”，当是刊印之误。

而一叶扁舟已放乎中流，并不见临去秋波矣。翁媪奇异者久之，遂迤逦向城中而去。

某日，梁生偶外出赴文会，会址在城南，郡中士子，以文会友之地也。每聚必挥毫吟咏，各尽其长，以争胜负。由主其事者，评定甲乙毕，辄会众集资开筵，庆祝冠军，而领其奖者，生外更无他人。此次，生仍不名一钱，而受贺于全体。盖文坛第一把交椅，又让生定坐矣。迨杯盘狼藉，人散酒阑，时已玉兔东升，金乌西坠。生一番得意，酩酊而归。刚至里门，忽闻呼声曰：“梁公子，尚识余等耶？”生惊顾之，则一翁一媪，鹑衣百结，颠沛道左，叱问之曰：“汝何人斯？余固不汝识也。”翁曰：“公子，尚忆淮阴有舅氏乎？”生应曰：“悉之。汝胡为询及吾舅氏？”翁指媪曰：“吾等非他，即尔之舅与妗也。”生愕然曰：“果真耶？”翁曰：“万事可以以假成真，岂戚串间亦可以假冒行之乎！”生熟视片时，恍惚若曾相见，乃语翁媪曰：“是处乌可久立，请随吾至宅中谈可耳。”行数十武至宅，叩门，贾某启扃，乃导翁媪入。贾见风尘二老，随少主人后，不觉神色惊惶，翁媪视之，若无睹。入室坐定后，生曰：“果舅妗至，何不速临吾舍，且何故一寒至此？此吾之所大不解，祈速速告我。”是时，翁媪泪已簌簌下，乃呜咽道其丧子、丧媳、丧家之颠末。并云：“吾之来扬，本拟即日造府，继

思吾二人衣服褴褛，白日登门，恐于尔体面有关，故每晚迟尔于门外，以冀相遇。不期尔又深居寡出，迁延旬余，吾衣敝囊空，旅店且将不吾容，吾益不敢昂昂然登汝堂矣。幸也天不绝人，今得遇汝。惟尊翁去世，舍下并未接有讣音，事后知之，曾来书慰问，而去雁徒劳，来鸿竟杳，乡书何处达，勿诏亲朋无一字也！”方翁媪始将端倪叙出，生早恍然如冷水浇背，及愈说愈惊，愈惊愈疑，即从旁时而问讯，时而慨叹，时而称舅、称姪、称甥者，不绝于口。此一席话毕，生不禁戚然悲，而勃然怒，叹彼豺狼当道，宵小横行，罗织无辜，暗无天日，致善良有终身莫白之冤。所幸天外飞来奇侠，救我舅姪，越出网罟，而女舟子又复能济人之急，独力鼓桨，免吾舅姪于追捕之祸，且不取舟资，尤为难得。吾今为舅姪喜，且为舅姪焚香膜拜此二人，并为国中庆游侠之多也。媪曰：“吾二人得以不死，而辗转至是，皆此二人之赐。惜其姓氏无由探悉，惟有为彼供长生牌，代越王勾践以良金写范蠡像而祀之耳。”生曰：“此种贪官污吏，吾誓除之。惟张某小人，何缘与官吏通，得翻前案。吾意黑幕中必有为之通款曲者，不然谳狱已定，县令又何为袒护一无行狗彘而博糊涂官吏之徽号哉！”翁媪然其说，生又曰：“舅姪逃后，产业既无人承管，县令惧长官责让，必不以越狱逃走上闻，且翻案之狱未具，彼必以

畏罪逃走了事，则产业可明言充公，暗饱其私囊。至舅姪之走往何方，彼必无追求之意，虑人证齐得，而斯案反多葛藤矣。今舅姪，既无家可归，甥家即舅家也，安之毋忧。”时生语方酣，复更端言曰：“吾犹忆甥襁褓时，舅氏时来吾家，每来必为余携玩物。当吾五、六岁时，吾母曾一度回淮省亲，挈余与俱，时外祖母尚在人间，绝爱吾，视吾犹孙，而表兄年亦与吾仿佛，嬉戏庭中，依依膝下，俨然同胞骨肉，外祖母顾而乐之。及吾父催归之书三至，吾母与吾始束装就道。别时涕泪滂沱，吾牵外祖母衣裙及表兄手，恋恋不忍去，泪满双颊，如永诀状，吾母及舅姪亦泣下。此情此景，寤寐系之，及今回想，犹如昨日。孰知止此一别，吾与外祖母竟成永诀哉！盖吾归未三稔，老人即违弃人世，吾母闻斯噩耗，星夜赴淮，而吾竟以病留，不得从。厥后吾母去世，讣告舅氏，舅氏以病未果来。及吾父卒，又以讣至淮，则淮中无只字返。以后音问，遂尔隔绝。今以舅言证之，则来鸿去雁，悉为关山阻隔，令人抱恨殊深。以故吾于舅姪仅识一面于幼时，今则声音笑貌，已不复记忆丝毫，无怪阇门之遇，几疑骨肉亲作陌路人也。但吾父母已逝，骨肉之亲，莫舅姪若，自今以往，吾将以事吾父母者事吾舅姪，吾父母地下有灵，当亦含笑于九泉，而吾受敏劳之恩，不得彩衣奉舞，视膳温席报之于父母者，将转报

之于吾舅妗矣。”翁媪谦让未遑，曰：“得占吾甥一席地，免于死亡，已属幸事，何敢希冀非分。”生涕泣言曰：“舅妗今倦矣，吾当命仆辈洒除洁室，为二老更衣沐浴，从此可安居无虑，至报仇之举，容俟机图之。”翁媪数月奔波，一旦安枕，长夜漫漫，转不成寐，秋天不肯明，不知肠轮几千回也。

翁媪之来扬也，不急往生处，迟迟俟之于门外，其言果足信耶？阅者回思翁媪入门时之景况，即思之过半矣。夫饥不择食，寒不择衣，人之常情。翁媪来此，本急于避身，岂有目的地已达，而犹作门外徬徨之理。其所以不得入者，盖有故焉。生仆贾某，既握梁氏家政之全权，所有应酬往来，悉任其所为，而生之威力反不逮远甚。曩日翁媪登岸，天已黎明，匆匆进城，径投梁府，问津途人，始得门径。是时适值贾某在门前左右望，忽见二老人询以此处是否梁宅，贾某视其衣服不完，声音有异，便以白眼视之，厉声曰：

“此处即是梁府，尔等询问何事？”翁媪乃曰：“此中主人，即吾甥也，乞为通报一声，言其舅氏某，由淮阴来谒。”贾某闻之，踌躇半晌，始向内而去。未久复出，指翁媪曰：“汝何处穷乞丐，来此假冒，吾家公子言，彼舅氏家道甚丰，前日尚有信至，乌能便来？且此地门阀甚高，焉有身衣褴褛而向人乞怜之母舅哉？汝等速去，休毋溷乃公事，不然将以棒棍从事

矣。”

世态炎凉，衣冠优劣，便卜品格高低，虽以至戚之亲，亦常见摈于闾者。翁媪既遭此摈斥，不得不忍气而去。翁仰天叹曰：“吾止此一门近亲，今复不可托足，前途难问，何处容身？天既绝人，吾仍不若在狱中瘐死之为愈也。” 媪曰：“恶，是何言也。受苦时望生，今得生何又期死。吾意吾甥决不至全无心肝若是，作俑者必此仆也，观其面虽凶恶，而带全^①豫之色，即可知矣。吾等可先觅旅舍藏身，徐图见甥。” 翁曰：“汝真昏愤，吾等囊空如洗，倘非女舟子慈善不索舟值，吾等早应受逼矣。汝将毋思旅店居停，亦如彼女郎耶，未免视天下皆善人矣。” 媪嗤之以鼻，曰：

“来，此中自有阿堵在！”遂以手探囊，出银饼数枚。翁惊曰：“汝何由得此物，非窃之他人耶？” 媪笑曰：“吾等入城时，吾忽觉囊中似有物增重，摸之乃银也，是殆天赐耶！” 翁媪又共相奇异者久之，遂觅一小旅店存身。日则垂头室中，晚则徜徉梁宅左右，如是者月馀。既得见甥，而生意格外殷勤敬奉，于是翁媪知被斥之事，甥必不知。今既寄人篱下，得活残生，又何必苛求，故以他言塞之。孰知贾某一见心惊，惧发其奸，早蹑足窗下，潜听室中人语。逮翁媪隐而不言，彼心始释，由是渐泯嫉恨之心，而成感

① 《敬业》原文如此。此“全”字疑为“犹”之误。

激之念。翁姬亦不念旧恶，相处甚洽，一场风波，顿成水平浪静矣。

日上三竿，万户瞳瞳，淮阴县令某，方披衣起坐，睡眼模糊，半合半开，侍婢进参汤一盏，补润心曲，盥漱毕，已钟鸣十一下，始由寝室出，至内书房，只榻横陈，灯光一点，又复吞云吐雾，游神于莺^①栗花界中。忽仆曰：“狱吏请见。”命之进，吏膝行匍匐至前，长跪而言曰：“昨夜半，狱门忽大开。吾因夜溺起见之，急执烛往狱中查点人数，幸仅走脱张氏案中老叟村姬二人，他囚均不之觉，故未逃。更夫被缚弃厕中。吾意必有外来人接应，不然，以衰耄垂死之人，乌能为此捷足哉。”言时意有得色，似表其能克尽厥职，不致众囚均走，而酿成大乱者。令闻之，怒甚，斥吏以看守不严，庸当治罪，吏惶恐请赦。遂急下火签，命差役四处缉捕。而莲幕友忽至，进与令耳语移时，令色霁，点首称善。未几令以翁姑逼媳自尽，畏罪潜逃上闻，而越狱事果不言。又未几，以财产充公，委洪氏叔侄理其事，实行其分赃之政策矣。私囊既饱，旧恨亦泄，而此人命公案，遂亦烟消云散，而归于无何有之乡。方差役之被遣也，各分首而去。有乘舟沿江而下者，见水面一叶扁舟，上坐二

① 《敬业》学报原文如此，疑为“嚳”字之误。

人，仿佛是其所欲得。鼓棹追之，忽一石子，向面飞来，役急避，傍耳而过。踵至者数枚，役大惊，不敢前进，退而复命，令亦无意于罪人斯得。差役性本骄惰，孰好多事，上峰既不严为催捕，彼又何苦奔走跋涉。故斯案之结局，仅如是而已。逮时过境迁，亦复无人忆及矣。余今费许多笔墨，叙许多细事，而于吾书开卷之主人，反置不提得，毋嫌其喧宾夺主，不合说部之轨道欤。而吾书之主人，固在在皆有其踪迹，读书诸君细思之，当得其蛛丝马迹，草蛇灰线，或不至有满纸皆虚之诮也。